



望溪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余與共事

蒙養齋入則合堂聯席出則比屋同垣晨夕屠遊

無不共者凡十有一年始知其宅心之實與人之

忠其於幼所誦經書常陰取以自繩削而亦以望

於人故居人上者必告以汰侈之召災事人者必

戒以諂佞之失己爲子弟者則警以孝弟之易虧

將仕者則數舉貪人覆轍愧遺父母妻子之醜用

此不好善者聞之皆陰忌以爲刺己中人以下亦

望溪方子文學爲世所稱而余與共事



谷雲閣
後五劫
論蓮韻

苦其行之難而見謂不情每薄暮歸寓必以此日
過言過行諮余間爲發其禮義之過中者常怵然
爲戒每自言於人紀中無一不愧負此心者孔子
云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以余所見惟斯人而已凡
行有奇袤者於衆中相接不交一語而朋友有過
則盡言不諱雖久故相知者或不樂聞其言然以
文學相推則知與不知無異辭噫是誠知方子之
學與其文者乎方子嘗語余曰吾少好文而不好
學故終老無成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而孔子許爲

好學使吾能以好文者好學雖愚且頑概乎必有
得於身矣嗟乎非學之篤而能爲是言乎方子之
文乃探索於經書與宅心之實與人之忠隨所觸
而流焉者也故生平無不關於道教之文余共事
時愛而錄之者十之四郵致者十之二姑就篋中
所存編而錄之異日當刊布以示好方子之文而
未知其學者乾隆五年三月混同顧琮撰

序

崧與北平王兆符皆以成童從學於先生兆符治

經書古文而崧攻舉子業先生命之曰此術之成

非潛心經訓而假道於八家之文亦未易遠於俗

也時崧於韓歐之文亦粗知好焉厥後兆符自天

津奉母南遷僑寓金壇獨身就先生講問凡數年

歲時往來淮揚必發其篋取所得先生經說古文

而錄藏之然亦未暇究切也及康熙癸巳先生盡

室北遷崧適成進士謂自是可肆力於經書古文

而先生給事海淀

崑

拘掇部曹往還甚艱又公私

促促少有餘暇惟流觀漢魏四唐人詩與懶性相

宜而先生素不爲詩所業未敢以請及雍正五年

崑

以老母倚門告歸侍養則又欲聞先生之警咳

而不可得矣端居無事乃更發所錄藏而討論之

乃知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

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不

惟解經之文凡筆墨所涉莫不有六籍之精華寓

焉而先生學如不及不知身之既老每謂儒者著

述生時不宜遽出二十年前

崑

嘗與二三同學刻

周官集註於吳門劉丈古塘刻喪服或問於浙東

龔丈孝水刻周官辨於河北先生聞之切戒可示

生徒不可播書肆劉龔二君子既歿得其書者益

稀總督漕政御史大夫顧公惜之復刻於淮南每

與

崑

言先生經說不可使沉沒間出所錄先生古

文則其半皆未前見以兆符早世而

崑

久離先生

之側也乾隆壬戌先生告歸

崑

請編定古文多散

在朋友生徒間失其稿者十且三四謹就二家所

錄及^崑所得近稿先鋟諸版各從其類而不敢編次卷數俾海內同志知先生所作無一不有補于道教而苟有存者不可不公傳於世也

乾隆十一年仲冬門人程^崑撰

編次條例

一先生孜孜經學古文頗不自收拾散在生徒朋游間是集惟據所見各分一類不排卷次以便隨時增益

一先生所嚴事督學素侯高公座師景峰張公崑麓姜公房師蓮山廖公集中無一評語平生知舊如王新城張京江許海寧亦然嘗叩所以先生曰四先生誨定甚多但爾時本未落紙墨其餘諸公多以時文相取未嘗見余散體文不

望溪集
敢假託也

一先生家居所爲文劉古塘張彝嘆朱字綠陳
滄州諸前輩所論定十七八在京師李厚菴韓
慕廬徐蝶園朱可亭蔡聞之萬季野王崑繩梅
定九姜西溟所論定十五六而評之存者甚希
萬姜尤寥寥蓋原本多爲人持去傳寫者或專
取本文故久而散佚也諸前輩皆晰於文律惜
乎其語無存有以先生之文寄示者必並錄諸
公語可以開發後學心知

一古書無圈點明中葉唐荆川茅鹿門評選古
文始有之其圈點甚少而先生尙以爲多常曰
卽左史賈董韓歐滿志之文篇中深切義理及
筋脈運轉處不過數語耳兆符及峯錄稿畢必
請問吃緊處故點次是編大概仿佛先生所指
授其傳錄而未面講者則闕焉蓋先生之文用
意深法多變恐吾黨所擬議未能悉當也

望溪集

進呈文

恭紀附

萬年寶歷頌

康熙六十年

聖主躬耕藉田頌

雍正元年

聖主親詣太學頌

雍正元年

聖主躬耕藉田頌

乾隆三年

聖主臨雍禮成頌

乾隆三年

兩朝

聖恩恭紀

聖訓恭紀

聖主親征漠北頌 康熙三十五年

喜雨說

多福硯銘

望溪先生文

偶抄

受業

大興王兆符
歙縣程崑
崑

讀經

讀古文尚書

讀大誥

讀尚書記 二首

讀二南

讀邶鄘至檜十一國風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讀王風

讀齊風

讀周官

周官辨總序

周官辨偽 二首

讀儀禮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讀孟子

辨明堂位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讀經解

書大司馬四時之田後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附

讀子史

書刪定荀子後

讀管子

讀史記八書

書禮書序後 二首

詁律書一則

書封禪書後 二首

書十表後

書六國世表後

書孟子荀卿傳後

書老子傳後

書儒林傳後 二首

書刺客傳後

書蕭相國世家後

書淮陰侯傳後

書大史公自序後 二首

書漢書禮樂志後

書霍光傳後

書王莽傳後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書文集後

書韓文後

書學生代齋郎議後 二首

書平淮西碑後

書柳文後

書柳子厚辨亢桑子後

書李習之平賦書後

書李習之盧坦傳後

書邵子觀物篇後

書朱註楚辭後

書陳氏集說補正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雜著

原人 二首

原過

通蔽

異姓為後

轅馬說

表微

釋言

望溪集
四
讀伍子胥傳

左忠毅公逸事

高陽孫少師逸事

石齋黃公逸事

禹州兵備道李公狀

書王僉事傳後

書潘允慎傳後

書熊氏家傳後

書曹太學傳後

書王氏三烈女傳後

書魏孝婦詩後

書張烈婦荆氏傳後

書單生追述考妣遺事後

西鄰愍貞女

呂九儀妻夏氏

逆旅小子

檄濟寧諸生會課代

移山東州縣徵羣士課藝牒代

書

與閻百詩書

答孫以寧書

答友論家傳誌銘書

與翁止園

與李剛主

答安徽李方伯

與安溪李相國書

與徐蝶園論荒政書

與徐蝶園論漕船膠凍書

與蔣西谷論用兵西域書

與顧用方論渾河事宜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書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書

與呂宗華書

答楊星亭

答三禮館纂修諸君
二首

與一統志館諸公

答程若韓

已亥四月示道希

甲辰示道希兄弟

論

周公論

漢高帝論

漢文帝論

灌嬰論

宋武帝論

于忠肅論

序

禮記析疑序

周官析疑序

周官集註序

春秋通論序

刪定管子荀子序

重定禮記纂言序

孫徵君年譜序

學案序

畿輔名宦志序

吳佑咸時文序

儲禮執時文序

送劉函三序

送魏方甸序

送余西麓南歸序

送潘幼石南歸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方文翰序

贈李立侯序

送李雨蒼序

送鍾勵暇序

送張又渠出守揚州序

送黃玉圃巡視臺灣序

又送余西麓南歸序

贈宋西菴序

送雷惕廬序

教忠祠規序

張母吳孺人壽序

李母馬孺人壽序

胡母潘孺人壽序

蔣母七十壽序

汪孺人六十壽序

記

別建曾子祠記

絃歌臺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修復雙峰書院記

將園記

泉井祭田記

遊豐臺記

遊潭柘記

再至浮山記

蒼溪重修三元觀記

封氏園古松記

金陵會館記

築子嬰隄記

良鄉通濟橋記

仁和湯氏義田記

傳

孫徵君傳

白雲先生傳

四君子傳

左仁傳

二貞婦傳

高烈婦傳

高節婦傳

墓誌銘外碑

李剛主墓誌銘

大理卿高公墓碣

劉月三墓誌銘

左未生墓誌銘

王兆符墓誌銘

王大來墓誌銘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禮部侍郎蔡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楊公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誌銘

知廣州府張君墓誌銘

白玫玉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

禮部侍郎魏公墓誌銘

光祿卿呂公墓誌銘

布政使李公墓誌銘

淮徐道莊君墓誌銘

胡載川墓誌銘

張樸村墓誌銘

劉紫函墓誌銘

陳依宣墓誌銘

陳馭虛墓誌銘

鄭友白墓誌銘

胡右隣墓誌銘

雷氏先墓碑

尹太夫人墓誌銘

張司寇繼室王夫人墓誌銘

熊司空夫人李氏墓誌銘

謝母王氏墓誌銘

贈孺人鄒氏墓誌銘

墓表

季瑞臣墓表

萬季野墓表

梅徵君墓表

田間先生墓表

同知紹興府吳君墓表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翰林院編修朱君墓表

翰林院編修汪君墓表

翰林院編修黃君墓表

李世得墓表

翰林院編修宋君墓表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兵部尙書法公墓表

王處士墓表

余處士墓表

監察御史吳君墓表

羅烈婦李氏墓表

秦仲高墓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曾母楊氏墓表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中憲大夫鄂公淑人墓表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哀辭

徐詒孫哀辭

劉北固哀辭

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阮以南哀辭

李伯子哀辭

張彝歎哀辭

王瑤峰哀辭

和風翔哀辭

祭文

祭顧書宣先生文

祭張文端公文

祭王崑繩文

祭陳滄洲文

祭左未生文

祭白侯文

祭張母吳孺人文

家誌銘狀表哀辭

大父馬溪公墓誌銘

台拱岡表

先母行畧

兄百川墓誌銘

弟椒塗墓誌銘

沈氏姑生壙銘

鮑氏姊哀辭

鮑氏妹哀辭

嫂張氏墓誌銘

亡妻蔡氏哀辭

兄子道希墓誌銘

道希婦岳氏墓誌銘

兄孫仁壙銘

高善登妻方氏墓誌銘

鮑氏女球壙銘

騷

七思

補遺

書周頌清廟詩後

又書清廟詩後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李穆堂文集序

余東木時文序

熊偕呂遺文序

望溪集

進呈文

恭紀附

萬年寶歷頌

臣聞尚書之言君道也曰作之君作之師自
二帝三王以後雖有賢君能兼盡作師之道
者鮮矣惟我

皇上徇齊敦敏既夙具於

聖性體道務學又時切於

聖心故自



御極以來至今六十年凡四海內外無一民一物
不安其性命而共樂乎

聖德之高深朝廷草野無一官一士不仰荷甄陶
而終不能窺

聖學之萬一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建其有極
未有如我

皇上者也

臣又竊觀

聖德聖學既與往聖同符而因時立事功德之隆
更有特出於千古者自古人君開創者多武

功守成者多文德惟我

皇上以守成而兼開創武功則威震於八荒文德
則光被於四表蓋前世所未有也自古人君
寬仁者或過於優柔聰察者或近於刻核惟
我

皇上以大知而行至仁如天地之無不容如日月
之無不照又前世所未有也用此疆宇之廣
博民物之阜安政教之洽浹河海之清晏無
若今日者

臣

草鄙賤士昧學少文蒙

聖澤集
覆載之宏恩趨走

內廷歷有年歲近光服教最爲深切竊惟我

皇上盛德崇功嘉言善政雖積簡充棟未能殫盡
謹綜其大要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在宥天下惟我

聖皇應時首出萬物皆昌如天之運健行有常如

地之載容保無疆章一

皇殷於民以勤以殖惟六十年心如一日大綱旣

舉細目咸飭運之方寸周於八極章二我

皇之武知勇天錫首芟三孽察罕繼剔遂郡臺灣

海氛永息戎臣受成所向無敵章三

親犁大漠六師如貫巨寇立殲獨由

聖斷西戎襲盜

帝命遏亂決勝萬里如持左券章四我

皇之文聰明天亶溯源洙泗義文是續經史百家

無幽不闡象數聲律無微不顯章五大哉

王言如綉如綸詩諧雅頌文繼典墳奕奕

天章出類離倫雲輝日耀鳳舞鸞騫章六我

皇之仁徧覆蒸黎登之衽席育以繁滋議蠲議賑

小禮不遺豐年賜復屢徧天涯七章矜疑緩獄

德命時行猶頻肆赦體天好生河流衝激淮

甸靡寧三巡相度昏墊以平八章我

皇之智包羅宇宙一日萬幾雲行川溜求民之莫

幽隱必究察吏之疵每如發覆九章遴選必親

其難其慎守令監司每勤

清問發科興賢嚴抑倖進激濁揚清莫不竦震十章

郊壇親饗前世所難我

皇昭事歷久彌虔冬至大報春始祈年先期宿戒

終日乾乾十一章肅雍在

廟孝享惟誠元聲既得用薦德馨備物盡志

慈闈是承年躋艾耆孺慕猶形十二章至誠不息無

逸作所宵旰勤政罔間寒暑

帳殿旌門奏對日舉亦有清暇攷文稽古十三章

躬行儉樸萬方之儀衣無纂組椽不雕幾素食一

御為民禱祈常留有餘以惠嘉師十四章光天

之下至於海壖四民熙熙以養以恬兒童稚

齒壽耆蒼顏齊心同祝

天子萬年

章十五

曰仁者壽

聖德日滋惟恭則壽

聖敬日躋于萬斯年我

皇之禧我

皇之禧萬民其熹

章十六

聖主躬耕藉田頌

惟

皇帝御極之元年

聖德廣運庶政聿修敷天之下萬官億醜咸就法
度乃以侔春元辰

躬臨藉田展事先農秉耒三推登臺以觀終畝於
時風日布和隰原增潤羣工師師甸徒濟濟
近光者仰

德逖聽者嚮風

臣

竊惟我

皇上海集
五
皇上應天以誠故志氣之動足以格穹蒼勤民有
本故典禮之行足以通衆志伏見

聖德懋勤凡郊廟典祀必躬必親至治馨香感於
神明茲復

躬耕帝藉以供粢盛乃書所謂明德惟馨非徒薦
以黍稷也我

皇上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江南積逋賜免者數百
萬江西額徵豁除者百餘萬河北五路間有
水旱發帑振廩冠蓋相望惟恐事有中阻澤

不下究凡此愛民重穀肫懇無已之

聖心久淪浹於臣民之膈臆故茲耕藉禮成自朝
有著位以及城市郊野兒童耆老莫不式歌
且舞思見德化之成粵稽自古好禮之君莫
不稽古典文以爲民紀然未有如我

皇上實心實政足以和通天人之際而與古典禮
相應者臣幸際千載難遘之昌期又夙荷

天地生成之大德啣恩撫躬欲報靡由顧惟謏陋
不足以罄

盛德之形容而踴躍懽忭之實情則有不能自秘者謹稽首頓首而獻頌曰

天佑眾萬篤生

聖皇基命宥密以勤萬邦百神其享惟德之常下民其依惟政之臧風行雷動奠此垓埏邦經既正百度無愆乃舉舊典命我田官農祥正中陳修藉壇 灼灼吉士兆彼南郊潔粢豐盛明禋用昭升中燔燎薦以蕭茅神所憑依是先是勞 土穀之修六府所亟萬事本

原蒸民粒食康功田功

皇躬是飭兆民之倡四方維則 春陽載舒土膏脈發保介既諮協風應律

皇耕一墾班三以訖凡百有位敬共無斁 音官相告樂動惟宮太史有占雲物其豐蒸蒸日上徒襍襖就功載笑載言

皇儀有顯 惟天監德應感無私

皇情所注神動天隨谷風習習興雨祁祁近自畿甸周於海隅 自南自北自東自西三時不

害我稼如茨我稼如茨兆民其熙兆民其熙
我

皇之禧

聖主親詣太學頌

臣聞二帝三王所以陰隲下民而使各得其
恒性者以能兼立乎君師之極也有虞教胄
直溫寬粟帝親命之在周文武之興辟雍鐘
鼓並見於雅歌詩人推原以爲東西南北無
思不服實由於此古者天子視學大昕鼓徵
興秩節以事先師而春秋簡不帥教者亦親
涖焉蓋以至尊而盡禮於先師所以見尊德
樂道之誠以一士之不帥教而天子乃親聽

皇清集
之所以使震動恪恭而不苟以自棄也我
皇上蒞政之初卽

詔崇至聖先師祖考五世並加王爵以三月朔日
躬臨太學

特諭大小諸司凡公牒祝辭並稱詣學不得言幸
釋菜禮成乃

御經筵宣

恩旨越日復頒

聖訓誨誘諄諄庶官庶士靡不感勵臣竊惟天有

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我

皇上至敬至誠凡

郊
廟典祀必

躬親薦饗終日乾乾皆所以教羣士使知持身守
道之則也秉決庶政日昃不遑宵旰餘閒猶
披文史皆所以教羣士使知治業赴功之準
也激濁揚清閉邪褒正使有司絕苞苴之徑
諸生杜干謁之私又所以教羣士使出入於

太學者必思無愧於孔子之門墻也蓋

皇上常以身教而董之以實政誠兼盡乎作君作師之道而揆之虞廷之教胄周室之作人有若合符契者豈特

躬親釋奠合樂稽經為臨雍盛典與臣昧學少文不足以敷揚闕休然葵藿之微不能不向太陽而傾心者物性之自然也敬撰頌言用附於巷舞衢歌之末云爾其辭曰
惟天牖民建極有常作君與師人紀是張煌

煌璧雍四方之綱

天子照臨人文其昌 五帝建德成均是崇三王之化於論鼓鐘我

皇敬學表正自躬先聖後聖其揆則同 九有义

安萬官承則政教既行典文可式率民以耕南郊之藉範士以禮澤宮是即 優崇先聖

王及高曾視學日詣義以正名乃

親釋奠典禮攸行乃布經筵大義是宏 明新共貫治平馴致聖有微言

皇成至治精一執中心傳無二

皇實操此以制萬事 禮樂政刑罔非至教况睹

天顏近光有耀褒嘉儒先是崇是報廣開賢路是

來是勞 宮縣具奏雅聲洋洋我

皇在中顒顒叩叩三階肅肅園橋蹌蹌被此休烈

羣思奮揚 干羽之舞苗頑效誠在泮獻馘

淮夷是懲文德誕敷武威益行開我明堂四

荒畢庭

聖主躬耕藉田頌

粵稽成周之禮天子藉於南郊冕而朱紘躬

秉耒陽官司事甸人終畝以共天地宗廟百

神之祀以先衆庶兆民使皆震動恪恭於農

方是時典禮明肅有不藉者史必書之秦漢

以後卽事用希有其舉之亦著於史冊然 臣

聞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蓋殫

心而奉之以禮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聞

應天以實感人以誠使無仁孝慤敬之實則

望溪集
潔粢秉鬯不足以薦馨香無恤民重穡之誠
則修禮設儀不足以通衆志我

皇上躬履至道三年縞素仁孝愾乎黎蒸每遇郊
廟社稷之事儼恪嚴恭有孚顒若自

御極以後豁海內逋賦有司虧帑凡數百千萬濱
江沿海沙壅水徙及下地久荒壅於上聞者
旁諏廣詢悉除其額征每遇歲稔振廩截漕
發帑移粟蠲除租賦多者至二百餘萬是以
山陬海聚父老子弟幽閨之女婦咸知

聖天子恤已之誠也允矣休哉卽此爲承
祖敬

天之實事矣三年仲春擇吉

躬耜時久不雨及期雲陰合時雨降京都士庶靡
不欣躍臣備員禮官叨直

禁近雖以頽齡弱足未能扈從

齋宮瞻

穆穆之容中心勤企謹拜首稽首而爲頌曰

惟

天迪保右序我

皇統承

列聖道繼三王克仁克孝學與性成比終三節一如
禮經對越

郊壇有孚殷薦春露秋霜愾聞僂見雨暘風雪時厯
皇情祈年望歲迫於耕甿農祥正中除壇於藉乃

擇元辰命我司穡土膏脈發陽氣其蒸

法宮淳濯

玉輅斯行一墜

親耕班三以徧百禮具成

德輝顯見音官省土律應惟宮太史占物雲光兆

豐協氣潛滋隰原霽潤庶官庶士舉手相慶

父老扶杖衢歌巷舞兒童婦女爭相告語我

皇敬

天天自不違我

皇勤民民長有依

厚德載物奠茲九宇解澤旁流化爲甘雨
至仁普覆如天斯穹以鼓以盪達爲和風

望溪集 三
天視天聽自我黎蒸民志不應

天休可徵川嶽降神陰膏應候神倉充溢陳因相覆

玉齋鬱鬯明禋以升

上帝其饗

列祖時馨近自郊圻遠彌溥海百穀順成歛豳樂愷

自今伊始耕九餘三食時用禮婦子其耽百

室皆盈戶真可外

賜復賜醕無勞賑貸含哺鼓腹樂我太平無咨無

呻

皇心載寧

聖主臨雍禮成頌

蓋聞

孔子爲萬世帝王師以能開萬世之屯蒙而道濟天下也自秦以後一姓代興規模草創必先尊禮

至聖以繫天下之人心繼世賢君莫不臨雍講學
憲老乞言蓋天下之民知

孔子之道伸則萬事皆得其理而太平之澤將目見而身被之也臣竊惟尊禮

聖溪集 五
至聖之實在信其言而行其道

孔子所以告君者具在中庸問政之篇我

皇上御極以來修德體道於九經之宏綱要指無
一不實踐焉故能以浹歲之間使四海蒸黎

慕義懷仁之心勃然而興起蓋由

聖資敦敏好古典學幾二十年於

孔子之道求之切而信之深故本於

皇躬達於政教者如其誠且篤也用此質諸

先師實在天之靈所深嘉而厚望者豈特大昕鼓

徵爲園橋所觀聽哉乾隆三年季春朔後一

日

皇帝躬詣太學釋奠禮成親講中庸之首章堯典
之首節蓋自遂古以來盡性命之理建中和
之極行於當時而位天地育萬物者功莫盛
於堯垂於萬世而明大道彰至教者德莫盛
於

孔子是乃我

皇上夙心所祈嚮自志學之初以及

御天之日戒慎奉持惟恐有須臾之離用以上格
天心而下通民志者故嘉與天下臣民會歸
於有極也茲與

孔子所傳體達德致達道以行九經而一本於誠
者實相表裏臣伏念臨雍之禮舊史所書典
文具備辭人所述體製各殊炳炳乎無以尚
矣臣學蕪年耄語不能文謹據所見敷陳質
言特著其信而有徵者頌曰
昔在

孔子賢於堯舜匪德能優惟功之盛堯仁如天一
世之幸尼山木鐸千秋金鏡一章

天祐下民我

皇篤生

夫子之道逮我

皇而大亨至仁肫肫學與性成秉持六經踐以
躬行二章

智以成仁善繼善述

大孝之光治殊道一

仁以生勇心純事實以道成身久而不失 三章

敬禮師傅收恤耆儒一言片善采納無虛若逢顏

孟次或程朱尊德樂道當更何如 四章

敦敘懿親德心普被盪滌宿愆坦然無忌羣公三

事凡百有位推誠備禮豈惟祿賜 五章

惠保蒸黎予寒予饑憂民如疾愛之如私德以撫

順信以招攜窮荒僻徼覆幬無遺 六章

九經三德

先師所傳我

皇得之時乘御天

先師有志

皇實成焉以考以質宜無間然 七章 月吉辰良

皇親釋奠惟秉德馨肅將嘉薦

先聖之揆

後聖時憲精意所通羹墻如見 八章

聖言深闕教思孔誠四表上下格以欽明中和之

致位育之徵原於性命戒懼所成 九章 庶官

庶士敬而聽之惟

皇之極卽自得師是訓是行
先師鑒茲勉爲貞臣母負

昌期十章

兩朝

聖恩恭記

康熙癸巳年二月

臣苞

出刑部隸漢軍三月

二十三日

聖祖仁皇帝硃書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

聞下武英殿總管和素翼日偕

臣苞

至暢春

園召入南書房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稱

旨越日命著黃鐘爲萬事根本論越日命作時和年

豐慶祝賦

上告諸翰林此賦卽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嗣是每以

御製詩文御書宣示南書房諸臣將命者入復輒叩曰苞見否間與大臣侍從論本朝文學及內閣九卿所薦士必曰視苞何如是歲八月移蒙養齋校對

御製樂律歷算書書奏數問曰苞承校否壬寅夏

臣

苞隨蹕熱河六月中旬

命回京充武英殿總裁浹日發

御製分類字錦序命校勘衆皆曰

上文字皆命諸臣公閱獨閱者惟故大學士孝感熊

公賜履桐城張公英耳冬十有一月十三日

聖祖登假我

皇上嗣位廷議恩詔

皇帝手書數條下內閣其一以族人罪犯牽連入旗者赦歸原籍時八旗合

詔條者惟戴名世案而獄辭例不得援赦刑官特請下九卿更議卒蒙

恩赦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苞拜劄謝

恩 莊親王傳

上命語 苞朕以苞故具知此事其合族及案內肆

赦皆由此其功德不細 臣苞驚怖感動不知

涕泗之何從也始戴名世本案牽連人罪有

末減而方族附尤從重獄辭具於辛卯之冬

五上五折本逾二年癸巳春章始下蒙

恩悉免罪隸漢軍 苞伏念獄辭奏當甚嚴而

聖祖矜疑免誅殛又免放流 臣身叨

恩待趨走內廷近十年

教誨獎掖雖無過親臣箴以加也此

聖祖之仁所以如天而

皇上肆赦 臣族揆之

聖祖遲疑矜恤之心實相繼承顧 臣何人任此大德

自惟愚陋衰疾欲効涓埃之報其道靡由謹

詳紀顛末俾天下萬世知

兩朝

聖人之用心蓋不欲一夫或枉其性云

聖訓恭紀

雍正元年

臣苞蒙

特恩赦許歸籍二年請假歸葬蒙

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望後九日抵京

師詰旦具劄恭謝

聖恩 莊親王 果郡王入奏

上憐 臣苞 弱足

特命內侍二人扶翼至 養心殿入戶再進跪

御坐旁垂問

臣苞

疾所由及近狀

臣苞

喘喙氣不

能任其聲

上曰汝心飫朕德復何言聽朕告汝汝昔得罪中有隱情朕得汝之情故寬貸汝然朕所原者情也

先帝所持者法也

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諸內廷而善視汝是汝受恩於

先帝視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覺

先帝未察汝情不惟虧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

卽倍思

先帝遺德則汝之忠誠見而朕之孝道亦成於時臣

苞心折神竦追思前事感念

聖恩有懷受咽不能置一辭中間

聖訓洋洋不能悉記未敢敘述最後聞

天語甚明朕惟以大公之心循道而行無非繼述

先帝志事汝老學當知此義故明告汝俾汝知朕心

俾天下咸知朕心於時臣苞氣少定始克仰

而言曰欽承

望溪集 訓辭雖古聖人之言無以過也

上顧內侍命取供御茶芽二器賜臣臣苞三拜稽

首

聖容若矜閔曰朕觀汝行步良難雖供事亦稱汝

力毋自強時復自將息臣苞愴動伏地不能

聲

上徐命內侍翼以出臣伏念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凡所以敬天勤民涖官修政以推

廣

先帝遺意而播諸制詔發於訓誨者皆實與典誥同

揆卽茲所以訓臣苞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

聞之皆將凜然於君父之大義而興於忠孝

所以矜恤臣苞者使天下萬世孤微阨窮之

士聞之莫不愾然於

聖主之德意而發其中誠豈非中庸所稱言而世

爲天下則者乎越數日有

旨凡特召見及督撫提鎮入朝親聆訓諭者必敘

述繕寫進呈恐有舛誤臣苞以白衣領事未

聖恩深渥不得以無位自嫌乃宿齋敬識以俟彙
進而附諸臣之末云

聖主親征漠北頌

皇帝撫臨天下三十有五年悉治方內冠帶之民
興教慕德百嘉鬯遂萬物皞皞四海外國蠻
夷族部之君長槎浮索引候風潮踰嶺隘稽
顙疊跡而來獻見者馳驛相望惟乙亥之秋
西北虜酋噶爾丹恃所處僻遠倔强稱兵齧
蹂北徼諸部臣屬內附者經冬涉春駐兵田
牧諸部震恐蕩析離居奔訴闕下

皇帝哀矜不忍棄之覆幬之外又慮黠寇獠狂毀

我藩衛邊陲日駭漸爲百姓勞費將總六師
親征之於時內外文武小大之臣鮮不惶疑震恐
謂虜居絕塞道路所次山谷曠莽阻深宜且
命將出師不宜勤

乘輿又其俗遷徙無常居恐大軍深入逐捕無所
得萬口一聲交章懇請

皇帝內斷於心丙子春二月以費揚古爲撫遠大
將軍率師由西道刻日進勦

詔陝西將軍孫思克出師據土刺河斷虜歸路三

月初吉

皇帝總六師由中道出次古北口

詔曰朕念士大夫卒校勞苦自今以始朕日御一
餐與六師共之初羣臣慮塞外道遼遠少水
泉蜚輓阻艱及

車駕出塞雨雪間作而芻糧次第達師中所至疏
礮鑿井甘泉湧溢士馬饒給如內地始知

上神畧廣運諸事經畫預備纖悉無遺也五月丙
辰師次拖林越數日進逼黑盧倫河虜聞王

師天降震慄喪氣日夜引遁癸亥

皇帝親部署諸軍倍道追逐丙寅

車駕過河朔至拖諾山虜棄氊裘甲兵老弱宵遁
訊之俘人云當過巴顏而西矣

上曰虜遁而西適與西師遇朕親經畫兩路兵食
毋乏虜可草薶而禽獮矣戊辰

皇帝班師命將軍馬思哈率精兵逐北是日虜至
昭水將軍揚古將軍思克兵俱會敦陣奮擊
虜軍大敗自未達西斬截無算俘獲子女畜

物以億計餘黨潰散庚午西師奏捷

行在諸王大臣表請降

明詔祭告

天地

宗廟百神宣布中外

制曰可臣伏見

聖謨深遠爲海內元元計萬世之安屏斥羣議創
非常之原躬泣行間率先士卒抗威萬里沙
場之外殲刈累歲驕悍狡黠之虜自出車餽

糧整屯按部以暨設策制謀厲兵燿寇事無
小大悉出

神策廟算論效收功如指諸掌遂使普天之下窮
荒不毛之域尺地寸土皆歸版輿上及飛鳥
下及淵魚惴栗肖翹之物莫不若其性自漢
唐以來未有躋登茲盛者也臣苞方遊太學
未獲瞻塞上旗旄之光聽軍前凱歌之聲伏

讀

明詔懽忭蹈舞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巍巍我

皇至仁天覆陰陽蒸陶萬物在宥綱紀昭明德施
磅礴海隅蒼生飲食宴樂四海外國莫不懷
柔齋籛奉贄以後爲羞蠢茲醜虜自懟其生
背義作慝以干大刑擅興戈鋌陵我北徼白
秋徂春猖狂襲盜謂居窮荒天威不及故集
蟪蛄逞其毒螫

皇帝曰咨虜爲不道凡茲屬國惟予怙冒蛇豕不
除善良曷育朕親行師是絕是忽惟時在廷

皇漢集
小大惶悸交章請留至於再四

聖志不疑神明默運三方布師以制虜命

命揚古汝行自西批其肘腋使賊不支乃

詔思克斷其歸道拊背扼吭使虜噎媚乃撰吉日

乃詰兵戎六師張皇我

皇在中分部授律綿綿翼翼發如川流屯如山立

陰山洹寒土結不毛我

皇戾止豐草如苕龍沙曠莽潢汚潦濁我

皇戾止靈泉噴躍芻糧雲屯車徒接武馬騰若驕

士勇可賈遂次拖林遂逼盧倫如鼓洪爐以
鑠鉤金虜衆愕眙道無水泉士馬百萬豈來
自天始梟而張卒鼠而竄倉皇西奔雜蹂紛
亂

皇麾六軍陪道逐角雷動風行直窮拖諾虜遁益
西遇我西師禽驚挂絡獸駭觸機三帥同心
祇遵

天策短甲步戰蹕厲凌越飛莖霧散火戟星馳從
橫擊刺所向皆靡羣醜敗績禽獮草薶自未

達西俘獲千億凡茲方畧我

皇自設功成萬里若合符節萬衆凱歌

一人有慶日月照爛山川霽潤黃耆頌白兒童稚
齒式瞻

皇容載笑載語升中吉土薦馨

清廟飲至論功垂恩渙號乾端坤倪寸毛尺土皆歸

版圖我

皇之武銷鋒灌燧育我黎蒸蕃祉壽善我

皇之仁

喜雨說

雍正八年春三月時雨不降僉曰天胡不雨
我

皇上施大德諭有司凡官吏負贓虧公帑事在三
年以前發於八年二月

恩諭未頒之日者具以聞有說者與豁免繼自今
官吏脫囹圄反鄉里與父母妻子相保聚者
無慮數千人免徵比恬然安其生業者萬千
家承追之吏不至愁居惕處爲他人受罰又

詔近畿五百里內旗丁私質所受官田於鄉民而
不能歸其故價者官爲之償懼罪者免於法
無田者復其業歸田者懷其資連鄉比戶婦
子懽呼若沉疴之去其體天胡不雨夏四月
皇帝親卽齋宮祈請未明而起日一膳士大夫相
見必色憂余曰無憂也吾

君憂民若此天必順焉旣而小雨時霑塗望後十
日陰雲隆施入夜密雨連朝及暮四野具足
旬未終復大雨浹旬又雨衆相慶余告之曰

一方之旱憂之小者耳一時之雨喜之暫者
耳吾

君閔雨至日不再食旣雨會令節吾儕小人莫不
招朋儔爲一日之樂而吾

君不自暇逸罷水嬉日警庶官釐百度所以基命
宥密而爲四海臣民之慶者視時雨之降

恩澤之施尤大且遠矣聞者皆心愜則又告之曰
不雨而憂雨而樂者細民之情也非士大夫
之志事也念吾

皇漢集 三
君之閔雨至於日不再食則承事而牧民者所以
致其忠利當何如念吾

君治政勤民不肯一日自暇逸則人臣之夙夜匪
懈忘身忘家而無懷安無賴寵也當何如此
之謂事君之禮志學之誠也吾病且衰無力
之可輸爲悚爲愧而已耳惟衆君子交勉之
旣以語於人因退而書之以自警焉

多福硯銘

我

皇嗣服治如砥平

皇有敷言衆心載寧

訓迪有位惟吁惟咨勤思民隱其寒其飢一日二
日萬幾

心營手勅惟爾必在側

皇斂多福用敷錫於億兆羣生而錫爾嘉名
天章奕奕於萬斯年爾終以無泐

所采尚書於肆覲東后則易之曰遂見東方君長
太子朱啟明則曰嗣子丹朱開明有能奮庸熙帝
之載則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如此類不可毛舉
因是疑古文易曉必秦漢間儒者得其書苦其奧
澁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
也無逸之篇今文也試易其一二與澁之語則與
古文二十五篇之辭氣其有異乎遷傳儒林曰孔
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
逸書而安國自序其書謂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

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增多二十五篇夫古文既不可知僅就伏生之書
以證而得之則其本文缺漫及字體爲伏生之書
所不具者不得不稍爲增損以足其辭暢其指意
此增多二十五篇所以獨爲易曉而與伏生之書
異與然則遷所云以今文讀之者卽余所謂以顯
易之辭通其奧澁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讀大誥

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
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
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
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
罪則難爲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
與吉卜旣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
不以僞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

皇漢集
三
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剗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子而後得其間焉。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

讀尚書記

書說之謬悠莫如君奭篇序稱召公不悅及周公
 代成王作誥而弟康叔自唐以後衆以為疑朱子
 出其論始定然折之以理而未得其情也余既辨
 周官正戴記然後悟曰是二者亦劉歆之為耳蓋
 歆承莽意作明堂記奏定居攝踐阼之儀而戴記
 所傳無是也故預徵天下有逸禮古書周官文字
 者令記說於廷中以示明堂記所自出
不徒購其書而徵其
人使記說利其無稽也
故前後至者以千數
 而又多為之徵於文王世

子之篇竄焉。周末諸子言禮者，莫篤於荀卿，而網羅舊聞，莫先於史記。故於荀氏、司馬氏之書，亦竄焉。奏稱周公踐阼而召公不悅，所以探漢大臣之心，而多為之變，以攜之也。而於記無可附，故於君奭之序竄焉，而並竄魯、燕世家以為之徵。莽改元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以為周公受命稱王之文，則當是時尚無篇首。周公作洛，眾會之文也。使此文前具，則必引為明證，而不徒虛為之說矣。歆知其說為天下所心非，故復竄此以設疑於後世。爾蓋是篇乃伏生

之書，博士弟子所循誦也。若早竄焉，則眾譁然而辨其非矣。蘇氏謂康誥之首乃洛誥錯簡，羣儒因之亦非也。其地其時實與多士篇應，而見士於周義亦近焉。蓋五服之國各登其民治而貢士於周，故公因而告之。然大義無存焉，雖存而不論可也。余憫漢唐諸儒為歆所蔽，使聖人之經受其誣，而記禮者及荀氏、司馬氏亦為歆而受惡，故辨其所由，然使後有考焉。

讀尚書又記

西伯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及以是年改元自
歐陽氏辨其妄羣儒昭然若發矇矣然特謂司馬
氏孔氏毛氏之妄耳書之傳詩之序自前世多疑
其僞惟史記爲完書遷知六藝必折衷於孔子文
王服事殷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
孔子之言甚著而敢妄爲異說乎蓋莽旣稱康誥
以爲周公居攝稱王之文故復爲此以示居攝稱
王而復臣節者周公也受命稱王而不復爲人臣

者文王也。紂君天下數十年，西伯斷二國之訟，諸侯鄉之，遂以是年改元，制正朔，况孺子襁抱，劉崇。渚翟義滅宗室，王侯公卿大夫郡國吏士同心相推戴乎。緯書言文王受命有白魚負圖，赤雀啣書之，瑞亦莽受銅符帛圖金策，據以即真之。符驗也。詩書之文曰文王受命，惟中身謂繼世而為

諸侯也。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謂受命為西伯而專征伐也。以受命為稱王，自史記始而後為書傳、詩序者，因之耳。史記宣成間始少出而未顯，今所傳乃歆所校錄，而可據為信乎。周本紀詩人蓋道西伯蓋受命之年

稱王至王瑞自太王興不獨與論語中庸顯背繩以文義亦多駢旁枝削之前後語意正相承無間朱子謂史記之妄，歐陽氏所辨明矣。惟九年大統未集，實為痕瑕。嗚呼！武成之篇，古文也；古文尚書毛詩，皆自歆發歆為三統，歷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武成及周本紀之文為歆所增竄，尚何疑乎？嗚呼！歆之徧竄羣書，以曲為彌縫，乃其姦之所以卒發於後世與。

讀二南

二南之序曰繫之周公繫之召公余少受詩反覆
焉而不得於心及觀朱子集傳云得之國中而雜
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
然後心愜焉而漢廣汝墳所以獨列於周南則其
義未之前聞也夫周道興於西北自北而南地相
直者正江漢也風教遠烝於此則周之西南沿漢
與江庸蜀羗髮微盧彭濮之怙冒舉諸此矣至於
汝墳則又自西而益東自南而漸北殷商國畿而

皇漢集
外。皆周之宇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且其辭
義以視召南諸篇亦瑩然而出其類。方是時被化
之國其上之風教雖能應於關雎麟趾而下之禮
俗猶未盡淳。觀漢廣之愛慕流連而知其不可求。
則與行露野有死麕。悄乎其有懼心者異矣。草蟲
殷雷自言其傷而已耳。汝墳則憂在王室而勉其
君子於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若或喻之。錄此二詩。
而被化之先後疆略之廣輪觀感之淺深一一可
辨矣。十三國之風其篇次列於周大師或孔子更
定所不敢知。而二詩之在周南則爲周公所手訂。
決也。惟何彼穠矣。其作於鎬洛若齊人爲之。皆不
宜以入召南。豈秦火之後詩多得之諷誦。漢之經
師失其傳而漫以附焉者與。

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

漢唐諸儒於變風傳會時代各有主名以入於美刺朱子既明辨之而世儒猶曉曉蓋謂一國之詩數百年之久所存必政教之尤大者閭閻叢細之事男女猥鄙之情卽間錄以垂戒不宜其多乃至於此而不知刪詩之指要卽於是焉存蓋古者自公卿至於列士職以詩獻而衰世之臣孰是如大雅之舊人家父凡伯者乎故淇澳緇衣而外士大夫憂時閔已之詩所存無幾而叢細猥鄙之辭則

無一或遺蓋民俗之真國政之變數百年後廢興存亡昏明之由皆於是可辨焉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樂記雖云宋音燕女溺志然特論其音且燕女非必淫奔也以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殞嗣其民夫婦男女亦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而淫詩之多寡實與兵禍之疏數相符則刪詩之指要居可知矣齊晉秦三國最強而兩國無淫詩齊襄災及其身崔杼弑君陳氏竊國皆由女禍故齊詩終

於猗嗟載馳敝笱始於鷄鳴秦之亡以親奄幸疾師儒故秦詩始於車鄰駟鐵終於夏屋唐俗勤儉固其所以興也然纖嗇筋力則艷以利而易動故其後趙盾欒書皆為國人所附而晉卒分於三族乃桓叔武公為之嚆矢耳國以此始亦必以終茲非其明鑑與若魏若曹若檜國小而鄰逼故君民同憂未敢淫逞而君少偷惰臣或貪愚則國非其國矣總而計之邶鄘無徵魏檜早滅衛鄭以下七國之亡徵並於所存之詩見之非聖人知周萬物

而百世莫之能違。其孰能與於此。然則鄭之亡。轉後於陳。而衛之亡。又後於宋。何也。鄭之淫風盛於下。而未及其上。衛有康叔武公之遺德。雖至季世。猶多君子。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或同始而異終。或將傾而復植。豈可以一端盡哉。以是知天命無常。國之興亡。一以人事爲準也。

讀邶鄘魏檜四國風

魏檜之詩。皆作於未。并於晉鄭之先。其辭其事。可按而知也。晉自桓叔以後。陰謀布德。以收晉民。而魏偪介焉。所任非人。賢者思隱。吏競於貪。此君子所以歎心憂之。誰知而小人則已望樂郊而思適也。檜風之作。蓋在厲王之世。有識者憂宗周之殞。爲將及焉。此萇楚匪風所以作也。羣儒乃以比於邶鄘。謂所言皆晉鄭之事。而朱子亦承用焉。集傳謂魏

詩爲晉作檜詩爲鄭作並引蘇氏檜詩夫晉至武

獻思啟封疆方欲用其民而撫輯之豈復有碩鼠
 之號而檜并於鄭在東遷以後武莊強盛王室再
 造大難已夷又何風駭車傾之懼乎邶鄘舊國之
 詩無一存焉何也以諸國之風比類以求其義必
 其君有大美大惡民心以動國俗以移而後風謠
 作焉魯宋望國歷年久長而詩無風况蕞爾之邶
 鄘立國又日淺哉魯宋之君有篡弑而無淫昏篡
 弑之惡宜載於冊書而國之臣民則不忍作詩以
 刺也其俗由舊而無大改更故無風之可陳。
觀魯為吳

公子札所歌風詩止十五篇可知孟子說詩必以意逆志而又在
 於論其世其此類也與

讀王風

世儒謂讀王風而知周之不再與非深於詩者之言也。方是時上之政教雖慎而下之禮俗未改。其君子抱義而懷仁。其細民畏法而守分。以道興周。蓋視變魯變齊而尤易焉。黍離兔爰憂時閔俗。百世以下猶使人悱惻而流連。大車檻檻師都猶能正其治也。君子陽陽匿跡下僚而不改其樂也。采葛憂良臣之見讒。邱中懼賢者之伏隱。觀其朝有若榮公。皇父師尹之敗類者乎。君子於役發乎情。

止乎禮義者無論矣葛藟悲無兄弟則宗子收族
大功同財之淳風猶未泯也戍者懷其室家而於
君長無怨言思奔之女自誓於所私按其辭意亦
未嘗心非其大夫觀其民有若晉國之誣於欒氏
齊魯之隱民心歸於陳季者乎十篇之中淫志溺
志敖辟煩促之音無一有焉蓋自周公師保萬民
君陳畢公繼治於伊洛自上以下莫不漸於教澤
愾於德心而知禮義之大閑故降至春秋篡弑攘
奪接跡於諸夏之邦而王室則無之以衆心之不

可搖奪也子頽子帶子朝之亂國民鄉順官師守
常故侯伯公卿倚是以定謀而亂賊皆應時誅討
使當是時上有宣王下有方召則其興也勃矣况
能託國於周孔乎然孔子志在東周其於齊衛之
君猶瞻瞻焉而適周則未嘗一自通於共主及二
三執政何也蓋周之政在世卿久矣以羈旅之士
一旦奉社稷以從非聖如湯文安能蹈此故必得
大國而用之踐桓文之迹然後能成周召之功此
孔子之志事也世儒以周不能興遂謂王風氣象

蕭然不可振起是所謂見其影而不見其形者也
孟子言誦詩讀書道在知人論世而自道其學曰
知言有以也夫

讀齊風

余少讀著疑與鄭之丰衛之桑中為類而非譏不

親迎親迎之禮壻本御輪二周先俟於門外且跬步之頃而三易其瑱不惟無此禮數亦非事

之及少長見班固地理志然後得其徵蓋此女所

奔者非一人東方之日則奔之者非一女也齊自

襄公鳥獸行下令國中長女不得嫁為家主祠名

曰巫兒至東漢之初俗猶未改故當其時奔者亦

若無怍於父兄受其奔者亦可無憎於里黨蓋惟聽其

奔然後可以安顯言而公傳道之是以鄭衛之詩

按其辭可知爲淫奔而著與東方其事其辭與夫婦之唱隨者幾無辨也國語稱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而惟女是崇則還與盧令亦同時所作耳齊之立國能強由其民習於武節而其後篡弑竊國之釁皆由女寵其詩十一篇二爲遊田五爲男女之亂而冠以古賢妃之警其君蓋齊之所以始終者具此矣孔子刪詩事有細而不遺辭有汚而不削以是乃廢興存亡之所自也非然則鄭衛齊陳之淫聲慢聲胡爲而與雅頌並立與

書周頌清廟詩後

舊說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蓋以四時禘祭皆於太廟無獨祀文王之禮然武王革殷之後洛邑未作之前不宜竟無祀文王之樂歌尚書武成王來自商至於豐則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尚在五廟中之稷廟及武王遷鎬乃立天子之七廟而周公於是時特起大義立廟於豐獨祀文王成王作洛至於豐而發命則豐廟作於遷鎬之初可知凡爵命公侯卿大夫皆於豐廟康王命畢公保釐

東郊則步自周至於豐江漢之詩召虎錫命告於
文人是也蓋禘祭先公先王於后稷之廟率諸侯
以致孝享宜也爵命當世之公侯卿大夫而臨以
上古之侯伯則義有未安鎬京雖有文王之廟然
后稷及先公先王皆式臨焉而獨受命於文王之
廟非文王之心之所安也郊祀后稷而別立明堂
以宗祀文王亦此義也然則載見辟王何以有獨
祀武王之詩曰此其事與文王異是乃成王免喪
初遇吉祭奉武王之主以入王季之廟而特祀焉

儀禮所稱吉祭猶未配謂此也蓋事應祧之祖之
終不可缺一時祭故必禘於太廟奉祧主以藏夾
室然後特祀新主於所入之廟文王侯伯也吉祭
於廟不宜有樂歌成康以降後王皆有吉祭而不
爲樂歌古人事君親要於誠信不敢溢言虛美以
滋天下後世之口實也

爲義。且朱子旣據賈疏所推日歷而升旣生魄三語於丁未之前則未知孰爲定論也。或謂據戴記天子植禘禘禘禘嘗禘烝則時祭亦有植。安知此詩非用於植祭時乎。不知以禘爲時祭乃漢儒約春秋所書魯禘傳會而爲之說。前儒之辨明矣。雖夏殷之世禮文質略事亦難舉。至周則前期卜日卜尸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使日祭一廟祭之明日。繹而賓尸自致齋以至終事兼旬中無一日之間。人力則實不能勝。國事則一切廢置。加以天地社稷山川百神之事。六服羣辟朝聘會同之政。日不暇給矣。用此知時祭必無植。而凡祀文王之樂歌皆始作豐廟時所薦也。

讀周官

嗚呼世儒之疑周官爲僞者豈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者於是書具之矣蓋惟公達於人事之始終故所以教之養之任之治之之道無不盡也惟公明於萬物之分數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無不盡也運天下猶一身視四海如奧阼非聖人而能爲此乎然自漢何休宋歐陽修胡宏皆疑爲僞作蓋休耳熟於新莽之亂而修與宏近見夫熙寧之弊故疑是

望溪集
書晚出本非聖人之法而不足以經世也。莽之事不足論矣。熙寧君臣所附會以爲新法者，察其本謀，蓋用爲富強之術，以視公之依乎天理以盡人物之性者，其根源較然異矣。就其善者，莫如保甲之法，然田不井授，民無定居，而責以相保，相受有辜，奇袤相及，則已利害分半，而不能無拂乎人情矣。修與宏不能明辨，安石所行本非周官之法，而乃疑是書爲僞，是猶懲覆顛而廢輿馬也。是書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戰國秦漢之人能僞作，則冬

官之缺，後之文儒有能補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馬之缺，有能依倣四官之意以補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補者，何也？則事之理有未達，而物之分有未明也。嗚呼！三王致治之迹，其規模可見者，獨有是書。世變雖殊，其經綸天下之大體，卒不可易也。若修與宏者，皆世所稱顯學之儒，而智不足以及此。尚安望爲治者篤信而見諸行事哉！必此之疑，則惟安於苟道而已。此余所以尤痛疾乎後儒之浮說也。

周官辨僞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
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
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
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
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屨布
與罰布而屨人之紵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
二官毆疫禴蠱攻狸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
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墻以矢射神以書

方厭鳥以牡樺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
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
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
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
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
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
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問師之文以示周官之
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筦權酒鑄器
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厘人之文以示周官

征布之目本如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
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砮族庭氏之文以
示聖人之法固如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
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
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
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
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
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
所入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望溪集
三五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耳

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斂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斂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毆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誓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焰足以召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毆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疫

可、毆、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驚、持、
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
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
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
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
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
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
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為、陵、其、誑、耀、
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赭、鞭、鞭、灑、

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
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砮、族、氏、去、以、方、書、下、之、文、
覆其巢則鳥自去矣以方書懸巢
上是不覆其巢也與上文顯背於、壺、涿、氏、去、若、

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
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
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
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
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
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庸、於、戴、記、數、

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稀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爲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爲二子所薙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

者不禁近或爲之說
所以止佚淫而消鬪辯也每見毗

庶之家嫠者改適猜釁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三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

自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
 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
 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鄴長稽之凡民
 之有衰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
 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
 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
 奔則雖亂國汚吏能布此為憲令乎蓋莽之法私
 鑄者伍坐沒入為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
 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

杜奔則以罪沒而
 母死而不欲為之

系戶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
 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為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

增易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
 云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
 王泄政勤和天下其偽構經文皆歆為之謀主也
 又以文義覈之於奔者不禁下承以無故而不用
 令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
 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
 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鳴呼聖人
 十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二千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踈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旣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

則本有爲諸侯總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同異。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自記

讀儀禮

儀禮志繁而辭簡、義曲而體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於成周爲宜。蓋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義忠敬之大體、雖眊隸曉然於心、故層累而精其義、密其文、用以磨礪德性而起教於微眇、使之益深於人道焉耳。後世淳澆樸散、縱性情而安恣睢、其於人道之大防、且陰決顯潰而不能自禁矣。乃使眚眚於登降進反之儀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較於微忽之間、不亦末

望溪集 卷三
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漢以降其用此必有變通矣
獨是三代之治象與聖人彷徨周浹之意可就其
節文數度省想而得之故昌黎韓子讀此惜不得
進退揖讓於其間然其辭以類相從其義以合而
見而韓子乃分剝而別著爲篇則非吾之所能知
矣

書考定儀禮喪服後

余少讀儀禮喪服傳卽疑非卜氏所手訂乃一再
傳後門人記述而間雜以己意者而於經文則未
敢置疑焉惟尊同者不降時慤然不得於余心乃
試取傳之云爾者剝而去之而傳之文無復舛複
支離而不可通曉者更取經之云爾者剝而去之
而經之義無不卽乎人心然後知是亦歆所增竄
也蓋喪服之有厭降見於子思孟子之書惟尊同
不降則秦周以前載籍更無及此者而於莽之過

禮竭情以侍鳳疾及稱供養太皇太后義不得服
功顯君事尤切近故假是以爲比類焉嗚呼先王
制禮有迹若相違而理歸於一者以物之則各異
而所以爲則者無不同也尊同而不降物之則無
是也。曾。是。可。厚。誣。先。聖。而。終。蔽。人。心。之。同。然。者。乎。
夫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其於易春秋間有稱引皆
自爲之說而謬其指書之傳詩之序雖有假托而
經文則未嘗增易焉然則公孫祿所謂顛倒五經
使學士疑惑者喪服經傳之文尤顯見於當時而

爲老師宿儒所指斥者歟

時周官始出戴記
尚未列於學官

讀孟子

余讀儀禮嘗以謂雖周公生秦漢以後用此必有變通及觀孟子乃益信爲誠然孟子之言養民也曰制田里教樹畜而已其教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凡昔之聖人所爲深微詳密者無及焉豈不知其美善哉誠勢有所不暇也然由其道層累而精之則終亦可以至焉其言性也亦然所謂踐形養氣事天立命間一及之而數舉以示人者則無放其良心以自異於禽獸而已旣揭五

性復開以四端使知其實不越乎事親從兄而擴而充之則自無欲害人無爲穿窬之心始蓋其憂世者深而拯其陷溺也迨皆昔之聖人所未發之覆也嗚呼周公之治教備矣然非因唐虞夏殷之禮俗層累而精之不能用也而孟子之言則更亂世承汚俗旋舉而立有效焉有宋諸儒之興所以治其心性者信微且密矣然非士君子莫能喻也而孟子之言則雖婦人小子一旦反之於心而可信爲誠然然則自事其心與治天下國家者一以孟子之言爲始事可也

辨明堂位

明堂位列戴記先儒以爲誣舊矣而余尤疑是篇、不知何爲而作也、謂周人記之則於明堂方位度數朝會禮儀宜詳、謂魯人自侈大則宜先周公勲勞法則以及山川土田附庸殷民周索命誥典冊而無一具焉、至魯君臣相弑三傳無異辭、初誦經書者皆識焉、記者能詳四代之服器官而獨昧於此、豈不異哉、及讀前漢書然後知此莽之意而爲之者、劉歆之徒耳、莽之篡無事不託於周公其居

望溪集
攝也。羣臣上奏稱明堂位以定其儀。故記所稱莫不與莽事相應。其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以莽踐阼背斧依南面朝羣臣也。賊臣受九錫以爲篡徵。自莽始故備舉魯所受服器官以爲是猶行古之道耳。其稱魯君臣未嘗相弑。又以示傳聞不可盡信。若將爲平帝之弑。設疑也。其篇首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易周公以天子與當日羣臣所奏。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然後踐阼。

隱相證也。莽贊稱假皇帝則奏稱書逸。嘉禾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書旣逸矣。云云者誰實爲之。又况漫無所稽之雜記哉。或疑周公踐阼倍依以朝諸侯。別見史記魯燕世家。而荀卿儒效篇亦曰以枝代主。疑明堂記或有所授。不知古用簡冊秘府而外藏書甚希。大史公書宣成間始少出自向校遺書。歆卒父業以序七略。東漢宗之。凡後世子史之傳皆歆所校錄也。歆旣僞作明堂記。獨不能增竄太史公荀子之

文哉。詩書而外，周人之書成體而不雜者，莫如左氏春秋。傳史克之頌，祝鮀之言於魯，先世事詳矣。無一語及此，而悖亂之說皆見於歆以後。始顯之書，則歆實僞亂增竄以文莽之奸也。決矣。嘗考魯世家削去成王臨朝至躬，躬如畏然。燕世家削去成王既幼，至召公乃說前後文義，脗合無間。而周本紀所謂周公攝行政當國，與尚書位冢宰正百工，義正相符。是則劉歆之徒所未及改更，而尚存其舊者。且金縢乃伏生之書，始出卽列於學官，稱王與大夫盡弁。又云公爲詩以貽王，而王亦未敢誦。公則年非甚少，斷可識矣。以是觀之，凡言成王幼者，皆莽歆之誣妄也。蓋欲言周公踐阼，則不得不言成王幼不能踐阼耳。昔韓子論學，首在別古書之正僞，取其正者以相參伍，而得其會通，則昭昭然如分黑白矣。

書考定文王世子後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啗枝贅旣長益辨周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關不能踐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強而附之增竄之

跡隱然可尋。莽將卽真稱天。公使者見夢於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故僞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昔周文武實見此兆。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僞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旣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

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

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

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

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爲僞亂然恐海內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說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儀禮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說而疑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

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畧爲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別其真僞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爲疑蓋書可僞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焉其爲歆所僞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爲歆所僞亂者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

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蒞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爲以天下類養之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莽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

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蒙士所心非也莽爲其母功顯君服天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母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爲大夫於父母之服卽有變况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爲大夫父母之爲士者尚不敢主其喪况居天子位與

尊。者。爲。體。而。可。私。屈。爲。母。喪。主。乎。歆。旣。邪。惡。而。文
學。乃。足。以。濟。其。奸。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
爲。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懷。疑。而。未
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
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
通。經。習。禮。而。爲。妖。爲。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
莽。以。六。藝。文。奸。言。當。其。時。卽。交。訕。焉。而。歆。蠹。蝕。經
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
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讀經解

此記中間所述多荀卿語疑出於漢之中葉而傳
荀氏之學者爲之也三代盛時國不異政家無殊
俗詩書禮樂布在庠序以爲四術降至春秋王道
雖微而周禮未改孔子贊易作春秋其徒守之陵
夷至於戰國百家放紛儒術大絀焉有一國而專
立一經以爲教者哉。遭秦滅學至漢景武之間諸
老師各抱一經以授其徒於是齊魯燕趙鄒梁之
學興而承其學者復以教於鄉邑各自爲方不能

相通而其人。之性質行能。亦漸摩於經說。而別異焉。記者既列教之所由分。並其說之有所失。而又念一道德而同風俗。非羣儒之私教。所可冀也。所以養君德。施政教。正俗化。莫急於禮。而禮非天子不能行。禮之興。然後君德可成。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和仁信義。得其質。宗廟朝廷。得其秩。室家鄉里。得其情。禮之廢。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恩薄道苦。序失行惡。其亂百出。而不可禁禦。凡此皆荀氏所謂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不道。

禮憲而求之於詩書。不可以得之之本指也。夫六經。火於秦。並出於漢。而禮之廢。則自漢始。河間獻王。獻古邦國禮五十六篇。武帝不用。而沿襲秦故。以定宗廟百官之儀。其士禮之僅存者。亦未布。頌以爲民紀。自是以來。學者循誦易詩書春秋之文。而虛言其義。有得有失。一如記所稱。而禮則湮沈殘缺。每至郊廟大議。衆皆冥昧。而莫知其原。閭閻士庶。喪祭賓婚。蕩然一無所守。而競於淫侈。記所云。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意在斯乎。學者可

習其讀而弗察歟。

書周官大司馬四時田法後

聖人之政盡萬物之理而不過者不惟其大惟其細聖人之文盡萬事之情而無遺者不以其詳以其略周公五官之典皆然而大司馬四時田法尤其顯著者也蓋觀春與秋而知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焉

春著王與諸侯所執之鼓秋著

盛暑

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

學士冬夏不習舞亦此義

且官徒殷

則勞費大也觀虞人所萊之野樹表者三百五十步圍禁前後之屯百步而知鄉遂公邑都家之車

徒皆前期各習於其地而赴禁圍者無幾焉鄉師
 前期出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芟舍
 治兵所辨號名旗物畿以內毋漏焉則前期而備
 教之可知矣使徧陳於禁圍則一鄉一遂之車徒
 有不能容矣此所以事習而民不煩也魯人大蒐
 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殆其遺教與戰法田
 法之詳至冬狩始見者雖各修於其地然必待築
 塲納稼之後乃可徧簡車徒稽人畜旗物軍器行
 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車馬辨夜事於仲

夏者人可露處而衣裝約也於芟舍特舉辨軍之

夜事則知以教坐作進退疾徐䟽數之節通乎三

時矣於夏舉勺於冬舉烝則祠嘗視此矣於春舉

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祈可知矣小雅以社

以方䟽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不暮承祈年之後必春祈也呂氏月令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

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卽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大雅

相證於秋冬曰致禽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

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之

饁可知矣田法戰法冬詳其目而春舉其綱仲冬

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者斬之卽
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
鼓至鳴鐃且却坐作如初卽春蒐所教坐作進退
疾徐䟽數之節也以旌爲左右和之門至車徒皆
譟卽春蒐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也前期修戰法四
時所同而於冬乃出之則三時專辨其一而大閱
備舉其全具見矣使以晚周秦漢人籍之則倍其
文尚不足以詳其事經則略舉互備括盡而無遺
是之謂聖人之文也

書辨正周官戴記尚書後

余以王莽傳辨周官所僞亂循是以考戴記尚書
及子史傳注然後知舍莽政之符驗周官無可疵
者舍莽事之比類古聖無見誣者循是以討去之
然後諸經之賊蝕一旦而廓然嗚呼書更秦火篇
殘文缺而已耳而歆所僞亂則混淆於本文之中
伏闇而不可見疊出互證深固難搖自程朱二子
出然後能辨古書之正僞而後之儒者知以理義
爲衡故凡周官戴記書傳詩序之紕謬雖未辨所

從生而鮮不以爲疑疑之者衆然後或得其間而
白黑可判焉漢儒之治經莫勤於鄭氏然以葬事
訓周官而於周公踐阼文王受命稱王皆篤信焉
而益漫其支流况毛序孔傳之僞雜乎世俗之賢
儒尚或以經說惟漢儒爲有據而詆程朱爲憑臆
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記王巽功周公居東說

涇陽王巽功臥疾連月時往問之一日語余曰周
公居東惟集傳居國之東爲近而未著其何地也
自我觀之王欲親逆卽駕而出郊就令出舍以俟
公必信宿可至。古者大夫有罪自投於私邑以待
放禮也。然則公所居其近在郊關之內與。余曰子
之言其信畿內公卿之采地當在縣畺而有勲勞
者別有賞田周官載師以賞田任遠郊之地司勲
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是也春秋傳曰自陝

望溪集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公主東諸侯。則邑於國之東宜矣。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爲宜。公之避以近爲宜。其不之縣。蠹之采而退就近君之小邑。理固宜然。然則公所居爲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異功仕不廢學。其出爲監司所領。皆大藩而返。自江西詩說成。其疾也。夜不能寐。輒思尚書疑義。及旦伏枕而爲草。今文二十五篇。將徧矣。氣雖困。見余輒蹙然興。問辨移時。嘗語河南李雨蒼曰。吾見望溪則曠然無憂。而身爲之輕。效速於藥物。其好學求友之切如此。是日也以疾動。不任筆墨。又問廁。余言乃屬余爲之記。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辨

余少閱大戴記稱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卽辨其誣而未得證驗先兄曰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安有是然猶不能無疑及考王莽傳平帝年十有二而莽欲以女配故歆先竄此於大戴記以示文王始婚亦年十有二然後莽請考論五經以定天子之娶禮又恐戴記出宣元間學者多見其書故其後復徵羣士使記說逸禮於廷中以欺惑學士莽之篡無事不託於文武周公蓋夏殷以前先聖之事與

言所傳甚希。衆皆耳熟焉。難以鑿空構立。而經傳諸子皆周人之書。遭秦火而始出於漢。故使歆、典、拔卒向之業。以售其奸。自東漢相傳。以至於今。皆歆所拔錄也。學者可溺於前儒傳授之言。而不別其真僞哉。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進士



